

“骈庆”：崇庆皇太后《万寿图》 第三卷卷名考析

刘 潞

内容提要 崇庆皇太后《万寿图》，是乾隆皇帝为祝其母六旬大寿而命宫廷画家绘制的一套长卷巨帙，共四卷，每卷卷首有御题名。第一卷自万寿山东宫门外绘至长河麦庄桥以东，题“嵩呼介景”；第二卷自长河畔万寿寺起，绘至高梁桥止，题“川至迎长”；第三卷绘西直门至西安门沿途场景，题“康衢骈庆”；第四卷绘自西安门至皇宫太后寝殿寿安宫，题“兰殿延禧”。四卷题名，第一、第二卷与第四卷的题名都好理解，意寓崇岭长川为太后祝福，紫禁宫中为太后庆寿。惟第三卷“康衢骈庆”有些费解。“骈庆”从字面意思看，应为“双庆”。不过，无论画面的内容，还是相关史料记述，此图均应为庆皇太后六旬万寿而绘，但乾隆皇帝为此卷题“骈庆”，又绝非随意而为。种种迹象表明，乾隆皇帝刻意将他六巡江南的首次选在了与皇太后六旬万寿同年。年初的南巡与年尾的万寿庆典，自始至终彼此呼应，相映成辉。本文通过对画面卤簿仪仗的考辨，确认此图是以规模宏大、阵容豪华的大驾卤簿来体现对南巡礼成的庆贺，由此完成乾隆皇帝“骈庆”的心愿。

关键词 崇庆皇太后 六旬万寿 乾隆皇帝 双庆 南巡

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四卷纪实性画卷崇庆皇太后《万寿图》，是乾隆皇帝为祝其母六旬大寿命宫廷画家绘制的一套长卷巨帙，每卷卷首有乾隆皇帝的题名。第一卷题“嵩呼介景”，自万寿山东宫门外绘至昆明湖南长河麦庄桥东；第二卷题“川至迎长”，自长河畔万寿寺起，绘至高梁桥止；第三卷题“康衢骈庆”，绘西直门至西安门沿途场景；第四卷题“兰殿延禧”，绘自西安门至紫禁城内寿安宫的场景。其中第一、二四卷的题名都好理解，意寓崇岭长川为太后祝福，紫禁宫中为太后庆寿。惟第三卷之“康衢骈庆”有些费解。本文将通过对这幅图内容的辨析，探寻乾隆皇帝为第三卷题名“康衢骈庆”之深意。

一 问题的提出

据笔者考证，乾隆为庆祝其母六旬大寿命绘的《万寿图》，其内容极其丰富^①，也隐藏着不少秘密。

① 参见刘潞：《〈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初探——内容与时间考释》，《故宫学刊》（总第十二辑）2014年第2期。

《万寿图》其四卷，每卷卷首为乾隆皇帝的题名。第一卷题“嵩呼介景”，绘自万寿山东宫门外至长河麦庄桥以东场景，卷中最为突出的是为筹办万寿庆典而于万寿山下新建的大报恩延寿寺、昆明湖的西堤六桥和东岸的十七孔桥与廓如亭，以及长河两岸前来祝寿的海内外各部各国的来使和庆寿乐队。

第二卷题“川至迎长”，绘自长河畔万寿寺起至高粱桥止。长河虽名为长河，但实为连接京西高粱河与昆明湖的一条不长之河，明代那里就已是“夹岸高柳，丝垂倒水，绿树紺宇，酒旗亭台，广亩小池，荫爽交匝。岁清明日，都人踏青，輿者骑者步者，游人以万计”^①。本卷所绘，不但再现了明代长河两岸“绿树紺宇，酒旗亭台”的盛景，如建于明时的万寿寺、正觉寺、广仁宫等，更绘出了乾隆时为庆寿增添了戏台楼阁，和列队祝寿的都中仕女、各地耆老。

第三卷题“康衢骈庆”，绘西直门至西安门沿途场景。此卷所绘之街衢，是当时京中商业最为活跃地之一，街道两侧罗列酿酒、制药、餐饮、糕点、靴帽等各种店铺，以及当时分布全城的安保设施栅栏与堆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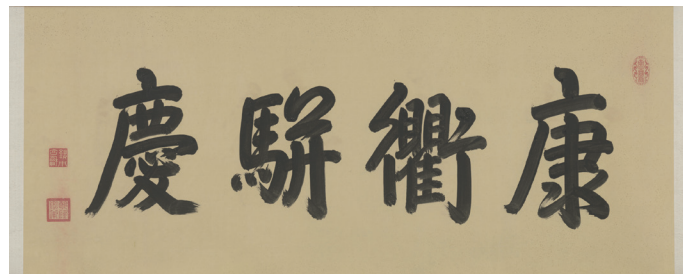
第四卷题“兰殿延禧”，绘自西安门至皇宫太后寝殿寿安宫的场景。此段所绘为皇城与紫禁城之内景。由于位处禁城，内中场景以往极少披露，特别是自皇城西安门至皇宫西华门一段。图中不但绘出位于皇城内之西苑三海，还绘出了皇太后寿诞前几年刚完工供奉元代大玉瓮的团城承光殿，以及皇城内这一段十分兴盛的商业街面。

四卷题名，第一、第二与第四卷都很好理解，惟第三卷之“康衢骈庆”令人费解[图一]。“康衢”容易理解，帝都之路称得上是宽阔平坦的大路，可谓“康衢”；但“骈庆”呢？“骈”者，双也，从字面的意思看，本卷是为“双庆”而绘。

“骈庆”一词，最早见诸《宋史》：“庆元二年恭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二十四首”，其中一首为“祖后重寿，亲闱并崇。骈庆联休，申景铺鸿”^②。词中被歌颂者，共四人，即“太皇太后、皇太后、太上皇帝、太上皇后”。

由此看来，南宋庆元二年祝词中“骈庆”，应为“多庆”之意。此外还涉及所“庆”者为何而庆。这首祝词，表达的是南宋皇帝赵扩在向太皇太后及太上皇等人抒发自己祝长辈福寿绵长的感恩之情。不过，尽管颂词内容十分温馨，却并非是皇帝个人的一首抒情诗，而是南宋宫廷“上尊号”之礼的一种程序。太皇太后等人在庆元二年同时受到“上尊号”之礼，并非偶然。绍熙五年(1194)，皇太子赵

〔图一〕康衢骈庆题名(第三卷)



①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高粱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② 《宋史》卷一三九《志第九十二》。

扩在其曾祖母——高宗赵构的宪圣慈烈皇后吴氏及外戚的推动下，迫使其父光宗赵惇禅让而继位，是为宋宁宗。其父赵惇与其母李氏被尊为太上皇帝与太上皇后，而高宗赵构的吴皇后在5年前皇孙赵扩即位后，即被尊为太皇太后。曾孙赵扩即位后，仍尊称为“太皇太后”。被上“皇太后”尊号的则是孝宗的谢皇后，她在孝宗逝后，被其子光宗赵惇尊为皇太后。

为皇太后上尊号这一制度，属于中国古礼中之“嘉礼”。中国的古礼，自西周始，逐渐形成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五礼，涵盖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伦关系、生活习俗、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军事法律、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五礼之一的嘉礼，是和合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如君主登基、封立后妃、册皇太子、策拜王侯、节日受朝贺、公侯大夫士婚礼、冠礼、宴飨、乡饮酒等。其功能，是“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膋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①。至宋代，嘉礼的内容已包括为皇太后上尊号。赵扩继位，按常理要为皇太后行上尊号大礼，而他的继位又非一般，从曾祖母、祖母到父母三代四人，都需要上尊号，因此出现了“骈庆”——这一多庆的嘉礼。

清代嘉礼共74项。由于皇太后的身份并非仅为先皇帝之后、今皇帝之母，她同时负有母仪天下之责，因而其万寿圣节位列嘉礼第七项，仅次于皇帝登极、朝贺等^②。乾隆皇帝向有用典之癖，他在《万寿图》题名使用“骈庆”一词，绝非随意而为，这里面会隐含着多庆之嘉礼或双庆之嘉礼的寓意。问题的答案，均需从与图中嘉礼相关的内容入手，这有赖于对图像本身的解读。

对嘉礼来说，内容与形式是合而为一的。如朝贺礼、万寿礼等，若无庞大的仪仗队伍、复杂的繁文缛节，典礼便难以呈现。因此，《万寿图》第二、三、四卷，每卷中都有相当的篇幅描绘皇家仪仗。笔者将通过对它们的分析，考辨图中的嘉礼。

二 皇太后万寿之礼

图中的嘉礼，最明显的是本图的主题：皇太后万寿节之礼。画家表现这一大礼的手法，就是尽力绘出与此礼相关的仪仗与文节。图中以浓墨重彩表现了与皇太后万寿礼直接相关的景物，主要集中在四处：长河中皇太后所乘冰床、倚虹堂前轿舆、西华门内轿舆、慈宁宫前仪仗。

前两处场景，被安排在了第二卷《川至迎长》中。

第一处场景是皇太后的冰床。皇太后由万寿山返回皇宫紫禁城的路线，是沿长河乘冰床，至西直门外高粱桥倚虹堂行宫上岸，换乘万寿金辇，经西直门、新街口、西四牌楼、西安门、西华门入宫。

①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十三经》页434，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② 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九六《礼部》。

18世纪的北京，水量丰沛，河湖交错，严冬时冰上的活动十分活跃，出现了一种利用冰面行走的交通工具——冰床。对于早年生活于白山黑水高寒之地的满洲人来说，乘坐冰床乃熟悉且亲切之事。乾隆皇帝为其母选择这一出行方式，或许正体现了他对故土的怀念？画家正是以这一特定的交通工具来表现皇太后登场的。皇太后的冰床，造型别致，装饰豪华：底座三层，上宽下窄，有如水船；船舱为正方形，高一入余，顶为四角重檐，顶中所立似为金

〔图二〕皇太后冰床（第二卷）



〔图三〕倚虹堂（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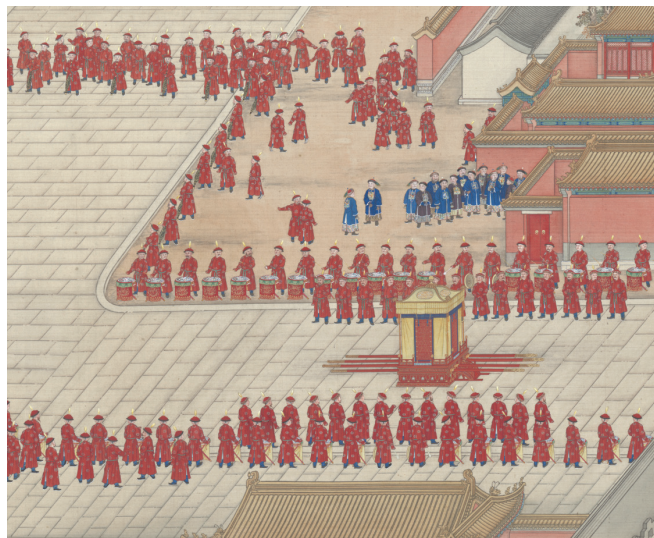
凤，四角缀有梳苏，船舱周身则为吉祥纹五蝠捧寿的黄缎包裹〔图二〕。若与官员们所乘冰床对比一下，相信皇太后坐在其中应是很舒适的。

第二处是在西直门外高粱桥头倚虹堂外。倚虹堂是这次为庆万寿特别新建的处所〔图三〕。乾隆专门为此赋诗一首：“桥畔堂成辛未年，（辛未年为圣母六旬大庆，自长河乘冰床至高梁桥，易辇进宫，建堂于是），大安登攀庆敷天。崇基已见祥贻永，盛典行将举继前。来往每因裁咏什，（西直门为御园必经之路，来往观农，率有诗勒于壁间。）雨旸惟是廛农田。虹光银渚一湾映，春色皇州万襮绵。”^{〔1〕}观看此图，在长河北岸高粱桥北头，果然有所油饰一新的卷棚灰瓦殿宇，其院门三楹，座西向东，门两侧连有八字影壁，院子只有一进，却有南北两个跨院。据文字记载，门外高粱桥上有两座牌坊：“南之南面曰长源，北面曰永泽；北之北面曰资安，南面曰广润”^{〔2〕}。对照此

〔1〕 于敏中等：《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2〕 前揭《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八。

〔图四〕西华门内皇太后万寿辇（第四卷）



图，桥上牌坊“永泽”、“资安”之额历历可辨。倚虹堂门前，停放有皇太后之轿，称万寿金辇。按典制，金辇为“圆盖，方轸……冠金圆顶一尺，镂金垂云承之。盖上共金凤九，一凤上承圆顶垂云，下复镂金垂云。曲梁四垂，梁中镂金凤各一，亦承以云端，为金云叶，上立金凤各一，凤口衔明黄丝绦，结万文寿文”^{〔1〕}。但细观图中金辇，看上去比制度所定形式要简洁一些，其中最大的差别是图中盖上只有5凤，并未见曲梁上所立4凤。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或为时间导致的制度不完备的缘故。本图绘于乾隆十六年，而乾隆朝所修《大清会典》则完成于乾隆二十九年，其间或有增补。图中万寿金辇停放在倚虹堂门外，应该是正等待长河冰床里的皇太后到此换乘，改由陆路进西直门回宫。

在倚虹堂门外，应该是正等待长河冰床里的皇太后到此换乘，改由陆路进西直门回宫。

第三、四处场景被安排在第四卷《兰殿延禧》中。

先说第三处西华门内轿舆。西华门内城楼下停放着一乘只有皇太后万寿节才使用的万寿金辇，其形制与倚虹堂行宫前之辇相差无几；惟一的差别是倚虹堂外金辇门帘似以丝带交叉固定，而西华门内金辇之门帘则无固定丝带〔图四〕。推测之所以有此差别，或与万寿节正值冬日，天寒地冻，从西直门到西华门又路途颇远，为保持辇中温度，在门帘上特加了防寒措施。而西华门至祝寿之寿康宫，不足一里，或无需再为门帘增加固定丝带。从城楼下开始，沿御路两侧，绘有身穿銮仪卫红花袍的42人龙鼓队，他们与手执画角等仪仗的队伍相接，一直排至慈宁宫外的永康左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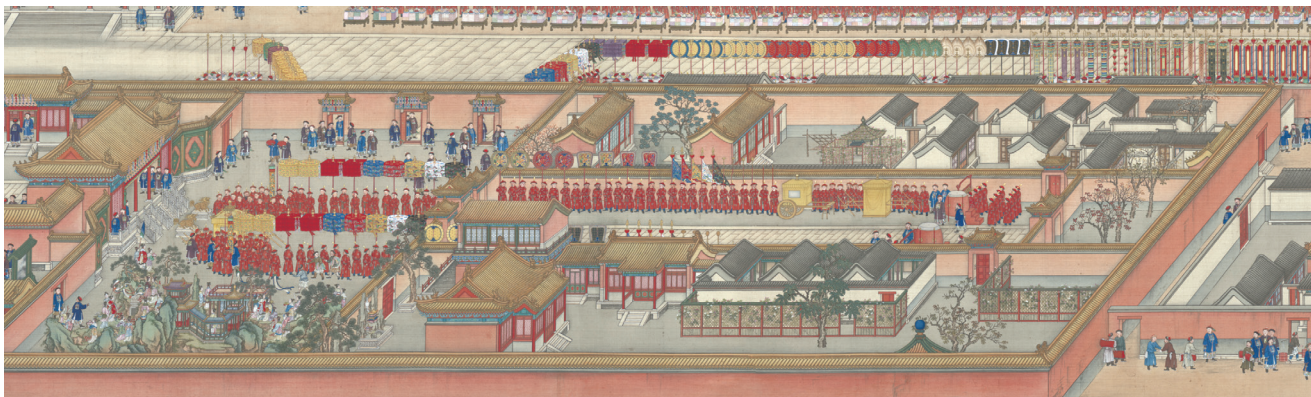
第四处是在永康左门内。门内有一群手持旗、扇和伞盖的红花袍銮仪卫校尉。他们排列的位置是自慈宁门前金麒麟两侧，沿御路向南，穿过慈宁花园的北门——长信门，直抵花园的南门——长庆门，并非延续永康左门外的卤簿直抵慈宁门。这里，涉及皇太后的仪驾。根据清宫典制，皇太后出行，一定要有相应的仪驾：“乾隆十四年定皇后仪驾用十六人，凤辇一乘，凤舆一乘，明黄八人仪舆二乘，仪车一乘；拂尘二，金香炉二，金香盒二，金盥盘二，金唾盂一，金瓶二；金交椅一，金方杌一；金节二；黄缎绣九凤曲柄盖一，黄缎绣四季花伞四，赤素方伞四，五色九凤销金伞十；黄龙凤扇四，赤龙凤扇四，黄鸾凤扇四，赤鸾凤扇四；五色龙凤旗十；卧瓜四，立瓜四，吾仗四。以上轿顶仪仗顶俱用金。本卫派拨官员兼官。凡轿舆舁以内监，仪仗均以内监敬执，内监俱衣红缎逊衣，系绿带，戴青毡帽，铜顶插黄翎。又定，皇太后仪驾均与皇后同，惟辇与车舆兼绘龙凤纹。”^{〔2〕}

这里所绘应该是皇太后的仪驾。细细解读，果然如此：一乘风舆安放在金麒麟之间，两柄高

〔1〕 《大清会典图》卷八八《舆卫》。

〔2〕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〇九《銮仪卫二》。

〔图五〕慈宁宫皇太后仪仗（第四卷）



达八尺的黄纱绣五色龙凤纹金节，矗立于凤舆两侧，其旁为“黄缎绣四季花繖四、赤素方伞四、青缎绣九凤伞二、红缎绣九凤伞二、白缎绣九凤伞二、黑缎绣九凤伞二”；接着是“黄缎绣龙凤扇四，红缎绣龙凤扇四，黄罗绣雉羽扇四，红罗绣雉羽扇四”；再接着，是“青云缎绘金龙凤旗二、黄云缎绘金龙凤旗二、红云缎绘金龙凤旗二、白云缎绘金龙凤旗二、黑云缎绘金龙凤旗二、卧瓜四、立瓜四、吾仗四”，图中所绘仪驾制度中的内容与数量，与制度所定完全相符〔图五〕！与吾仗相连的，是仪驾中的凤舆与仪轿。再往南摆放的两面朱红色大鼓以及编钟编磬，则是和声署为皇太后圣寿大典要演奏中和韶乐而备陈的乐器。

从上述描绘皇太后万寿礼的四处场景看，太后出行所必备的仪驾，集中绘于皇太后的宫中。那么，从长河皇太后所乘冰床便开始出现的规模巨大的仪仗队伍，又该作何解释呢？

三 皇帝的卤簿

通检《万寿图》四卷，乾隆皇帝的形象均未出现在图中。但据史料记载，此次皇太后回宫，皇帝是“御龙袍袞服，乘骑前导”^{〔1〕}。皇帝本应在回宫的队伍中而图中却未出现其形象，那么，仪仗就成为体现他的代表。皇帝的仪仗在清代制度中称“卤簿”。由于皇帝出行的目的不同，伴随他出行的卤簿也不同。从图中可以看出，卤簿队伍庞大，结构复杂。不同的结构代表了不同的意义。这正是本文要重点解读之一。

清代卤簿有4种。就在皇太后此次大寿前，乾隆皇帝刚刚完成了对清初较为含混的卤簿的更定，将其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称大驾卤簿，规模极其庞大，内容又极为繁杂，除通常的旗伞盖扇等外，车辂象马等等，均须出场，这只有皇帝举行三大祀时，即赴天坛圜丘祭天、祈谷与雩祀才陈

〔1〕 于敏中等：《国朝宫史》卷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列；二等称法驾卤簿，规模与内容都逊于大驾卤簿，为皇帝祭地坛方泽与朝会时陈列；三等称銮驾卤簿，为皇帝于皇城内巡幸时使用；四等称骑驾卤簿，是皇帝巡省四方时使用⁴¹。图中所绘之卤簿是属于哪一种，只有通过辨识才能判断。

为论述清晰起见，有必要对卤簿的管理略作陈述：清代对卤簿的管理归于銮仪卫衙门。这是一个管理皇帝及皇室成员活动时，陈设体现等级与威仪诸器物的机构；明时称锦衣卫，顺治二年改为此名。銮仪卫虽然没什么实质性的权力，但由于它的职掌直接涉及皇帝的尊崇，当初年轻的顺治皇帝在整肃了多尔衮及其余党并真正握有权力后，竟将銮仪卫的掌卫事大臣之官阶提到正一品，等同于六部尚书。不过，随着康熙初年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掌权，在对顺治朝所订制度大规模颠覆时，又将銮仪卫的掌卫事大臣之官阶降为正三品，以后一直未变。

銮仪卫卫署之下，又依据所管器物的类别，分设左、右、中、前、后、驯象六所。左所掌舆、乘、辇、辂；右所掌伞、盖、弓、矢、笏、戟；中所掌麾、麾、幡、幢、纛、帜、节、钺、仗马；前所掌扇、炉、瓶、盂、机、椅、星、拂、御仗、棕荐、静鞭及品级山；后所掌旗帜、立瓜、卧瓜、吾仗；驯象所掌仪象等。这些乃仪仗的种类而非数量，细数其数量之众，令人目眩。仅以皇帝卤簿中的旗与帜为例，形式不一、纹饰各异的就多达百余面。这样多的仪仗器物是需要有大批人员擎举的，这些人员称“尉”。根据需求，卫内设奉辇旗尉368名，擎执旗尉286名，鼓手旗尉88名，又设左、中、右、前、后五所民尉1843名，驯象所喂象民尉232名，旗手卫民尉428名，总计3245名⁴²。卤簿中，除了銮仪卫所陈诸器外，还需要有乐队。这又涉及到乐部。乐部虽被称之为“部”，却是一个与内阁六部无法比拟之“部”。它的职掌就是为祭祀、朝会、燕享时谱曲、奏乐与伴舞。乐部的管理大臣虽也由礼部尚书兼任，但实质性的活动，则均由乐部下属一个具体负责的机构——和声署办理。和声署的署丞，官居从七品，这在清代从正十八级官阶中，位列第十四阶，属于下阶。署内有乐生180人，舞生300人。出于对朝廷机构人员数量的控制，这些人又兼隶属于相近职能的机构太常寺⁴³。由于卤簿等级不同，出场的乐器与乐手也不同。这对于分辨卤簿的类别十分重要。让我们依图检读一下这庞大卤簿中的乐队。图中乐队分别绘于第二卷皇太后冰床前的长河上、第三卷西直门内新街口一带和第四卷西华门以里。长河上的乐队是我们分辨图中卤簿属哪一级的起点。

依据会典《乐部》的相关制度，“驾出入，则奏其引乐……銮驾卤簿出入，引以导迎乐；骑驾卤簿出入，引以行幸乐；法驾卤簿出入，兼用导迎乐；大驾卤簿出入，兼用导迎乐、行幸乐、前部大乐”⁴⁴。这表明，皇帝出行，四种卤簿所用的引乐是不同的。我们先可以通过图中引乐，即导迎乐、行幸乐、前部大乐等组合，来判断其卤簿的类别。

41 《大清会典》卷八三《銮仪卫》。

42 《大清会典》卷八三《銮仪卫》。

43 《大清会典》卷四二《乐部》。

44 《大清会典》卷四三《乐部》。

〔图六〕导迎鼓（第二卷）



〔图七〕戏竹（第二卷）



导迎乐的乐队是“先以戏竹二，次管六，次笛四，次笙二，次云锣二，次导迎鼓一，次拍板一”¹⁾。行幸乐的乐队是“先以金二，次铜鼓四，次钹二，次行鼓二，次铜点二，次笛四，次云锣二，次管二，次笙二，次金口角八，次大铜角八，次小铜角八，次蒙古角二。前部大乐，先以大铜角四，次小铜角四，次金口角四”²⁾。

图中，在皇太后冰床前方，有一曲柄黄盖组——二人护卫，一人擎盖，这是皇帝出行的象征。其前为一个5人组的队伍，其中二人抬举一红花幔幢，幢后可见一大鼓，二人抬鼓，一人击鼓，这正是导迎乐中的“导迎鼓”〔图六〕。导迎鼓前两侧，便是吹笛、笙、管与敲云锣、击拍板的乐手16人。颇难识别的是位于这组乐队最前方的两组所持之物：每组有一人高擎一柄似埽把般的红色器物，从典制中的描述看，“以竹丝五十茎，裁以木葫芦，揭以竹柄，饰以流苏”，那正是导迎乐中的“戏竹”〔图七〕。它在乐队中起指挥的作用：“举以作乐，偃以止乐，导迎乐二人执之，列于乐前。”³⁾这组乐队，其乐手次序虽与典制略有出入，但内容与导迎乐的要求完全一致，他们就是前引的导迎乐队。

如果仅看到这一导迎乐，那么图中卤簿便应属于巡视皇城的銮驾卤簿，但是，与导迎乐队相隔3位侍卫的前方，画家又绘有两列身穿红花袍的队伍。从侍卫往前，为手持炉、瓶、盒、盂、盥盘、方杓、交椅等銮仪卫旗卫10人，每一持物旗卫旁还都有一随行旗尉(或为轮班持物而备)〔图八〕。这些器物均属于皇帝第一等大驾卤簿与第二等法驾卤簿必陈之内容。行进在交椅旗尉前的，又有两列乐手，手持形似铜号的乐器。仔细分辨，可以看出乐器的差别。紧跟着交椅的4乐手所吹之“铜号”，管短，是卤簿中的“金口角”，接着的4乐手所持长管“铜号”，为卤簿中“小铜角”，与小铜角相连的4乐手所吹卤簿中“大铜角”。这三种“角”的乐队，是皇帝卤簿中乐队之一种。根据制度，不同卤簿，

1) 《大清会典》卷四三《乐部》。

2) 同上。

3) 同上。

〔图八〕交椅（第二卷）



所用乐队不同：“大驾卤簿出入，兼用导迎乐、行幸乐、前部大乐。其行列：导迎乐先以戏竹二，次管六，次笛四，次笙二，次云锣二，次导迎鼓一，次拍板一。行幸乐先以金二，次铜鼓四，次钹二，次行鼓二，次铜点二，次笛四，次云锣二，次管二，次笙二，次金口角八，次大铜角八，次小铜角八，次蒙古角二。前部大乐，先以大铜角四，次小铜角四，次金口角四。”^{〔1〕}显然，它们是应列于大驾卤簿的前部大乐。不过，仅从这两种乐队，还无法判断卤簿的级别。

《万寿图》中的乐队，在第三卷里又出现了。从图中看，乐队是排在卤簿的引仗之前。这一排列，与饶歌大乐的列法相近。依据制度，饶歌大乐，列于大驾卤簿行列中：“乾隆十三年定，大驾卤簿，前列导象四，次宝象五，静鞭四。次前部大乐：大铜角四，小铜角四，金口角四。……次革辂……次饶歌大乐：金二，铜鼓四，铜钹二，扁鼓二，铜点二，龙笛平笛各二，云锣二，管二，笙二，金口角八，大铜角十六，小铜角十六，蒙古角二，金钲二，红镫二，画角二十四，龙鼓二十四，红镫二，笛十二，拍版四，杖鼓四，金四，龙鼓二十四，红镫二。”^{〔2〕}与图相对，第三卷所绘之乐队，除将饶歌大乐中应排在小铜角后的一对蒙古角换成二对铜鼓外，它与大驾卤簿所用之饶歌大乐，完全匹配。不过，此卷中大驾卤簿所陈乐队所绘并不完整，还要接着看第四卷中的乐队。

第四卷中乐队绘于西华门内，是由龙鼓手与画角手组合而成，列于御路两侧，先是龙鼓手42人，接着画角手24人，合于制度规定大驾卤簿中的饶歌大乐。画角手以北，是执引仗、御仗、吾仗、立瓜、卧瓜以及星、钺的队伍。沿着星、钺手往北，是216面各种旗与帜，如出警旗、入蹕旗、翠华旗、金鼓旗、门旗、日旗、月旗、云旗、雷旗、风旗、雨旗、列宿旗、五星旗、五岳旗、四渎旗、神武旗、朱雀旗、白虎旗、青龙旗、天马旗、天鹿旗、游麟旗、彩狮旗等等；接着，又是各式纛、麾、节、旌、幡、幢、扇、盖，沿御路排列到皇太后慈宁宫院落东侧的永康左门外。如此大规模的仪仗队，则符合大驾卤簿的安排。综合上述三卷所绘之乐队，可以看出，图中卤簿既非皇帝祭天所陈的“大驾”，亦非巡省四方时陈的“骑驾”，更非巡幸皇城的“銮驾”。如不考虑大驾卤簿所必备的车辂象马等，可称其为“简版”大驾卤簿。陈设这种“简版”大驾卤簿，显然不应是仅仅为庆贺皇太后万寿这一嘉礼而设，或还有其他目的。

〔1〕 《大清会典》卷四三《乐部》。

〔2〕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〇九《銮仪卫二》。

四 南巡之典与皇太后万寿大典的关系

就在乾隆皇帝为皇太后大庆六旬万寿的当年，清廷还举行过其它重要的嘉礼吗？清代嘉礼74种，有相当部分不会年年举行，如授受大典、皇帝登基、皇太后上尊号、尊封太妃、太嫔、大婚、皇子皇孙婚、公主郡主出嫁等。皇太后六旬万寿这年，上述这些嘉礼均不具备举行的条件。74种嘉礼中，有一种礼——时巡省方，也是不会年年举行，但恰在这一年，乾隆举行了即位后的首次南巡，即时巡省方大礼。

众所周知，康熙、乾隆二帝，都曾六次南巡。但何时启动南巡，康乾两帝都费了一番心思。

对乾隆来说，选择第一次南巡的时机是十分重要的。一般来说，他不会在初政之时就去南巡。对于新朝，稳定朝政与巩固政权是第一位的。尽管乾隆的继位属风平浪静，但初政时期，他仍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强化皇权，治理朋党，削弱前朝老臣鄂尔泰、张廷玉等人的地位；盛京谒陵，向祖宗也向内外朝臣宣示新朝的“合法性”；木兰秋狝，巩固与蒙古各部的联系；派兵西南，应对于十二年爆发的金川之战等等。同时，后宫的难题亦不少。十三年东巡至德州，皇后竟一病不起，逝于运河舟中。紧接着，朝中又因皇后葬事安排不合乾隆心意，而发生大批臣僚受惩处的政治风波：先是皇长子永璜因皇后非自己生母而未表现出十分的悲伤，因此受到公开训斥，其师傅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侍郎鄂容安各被罚俸三年；接着，又因为皇后上谥号的册文遣词不当，乾隆怒批翰林院，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受到“斩监候”的重处！阿克敦所在刑部也被全堂问罪，衙门中一干高官，如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等，均遭革职留任^①。而此时，金川之役又出师不利，内外不顺，令乾隆的心情极度郁闷。年末时分，他坦诚自己焦虑之情：“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叠遭变故（笔者注：指皇七子永琮与孝贤皇后之死）。而金川用兵，遂有纳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不大称心。”^②在这种氛围中，举南巡之典显然不合时宜。

首次提出举行南巡大典，是在乾隆十四年的九月。当时两江总督黄廷桂、河道总督高斌、漕运总督瑚宝、副总河张师载等联名上疏，奏请巡幸江南。乾隆命大学士九卿等议后，发谕应允，并明确提出南巡安排在辛卯年即十六年正月举行：“江左地广人稠，素所廛念。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无非事者。第程途稍远，十余年来，未遑举行。屡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甲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既询谋佥同。应依议允从所请。但朕将以明年秋幸五台，经太原，历嵩、洛、赵、魏，回銮已涉冬令。

① 参见《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三年四月。

② 《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三年十二月。

南巡之举，当在辛未年春，正我圣母六旬万寿之年也。将见巷舞衢歌、欢腾献祝，称朕以天下养之至爱。上以广承欢之庆，下以慰望幸之忱，益深嘉悦。”¹从这段上谕中可以看出，在乾隆心中，一开始就是将南巡与皇太后六旬万寿庆联在一起的，且对此愿表述得十分动情。对他来说，首次南巡，除一般要做的“省方观民”外，还有一项他特别看重的，即是对皇祖南巡后所获得的历史定位的追求。乾隆在读《圣祖实录》时，看到皇祖因恭侍皇太后南巡而获得“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的称颂，难以抑制地表达了“心甚慕焉”的心情。不过，皇祖六巡江南，虽均“恭侍皇太后銮舆”，却无一次是在皇太后整旬之年举行，而自己首次南巡若选在皇太后六旬万寿这一特殊年份，或更会获得“巷舞衢歌，欢腾献祝，称朕以天下养之至爱”的效果，“心甚慕”的愿望将会得到极大满足！

将南巡与皇太后万寿联系在一起，乾隆此后又多次提及。如十五年十二月在向皇太后行过问安礼后，于御门听政时颁谕，表达了自己南巡的重要目的，在于“上以奉慈颜之悦豫，下以答黎庶之瞻依”，并称：“明岁恭逢圣母皇太后万寿之年，朕于新正恭奉銮舆巡幸江南、浙江。省方观民，入疆考绩；式遵祖烈，庆典斯行。……朕翠华所至，念切民依，惟期宣达群情，勤求治道，上以奉慈颜之悦豫，下以答黎庶之瞻依。”²十六年正月南巡启行后乾隆所题第一首诗为《恭逢皇太后南巡启蹕京师近体言志》，在其诗序中，他更是明确表达了南巡与皇太后万寿大庆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乾隆辛未建纪之岁，实慈宁六旬大庆之年。奉遊豫以祝釐，皇祖聿垂燕翼；省闾闾而行庆，苍生普被鸿恩。将见农人红女呼嵩者，绕大安之舆；越水吴山罨画者，邀王母之顾。精禋歲事，王路载登；成律七言，克谐八韻。”³南巡途中，乾隆又几次发谕安排皇太后万寿庆事，如三月“谕军机大臣等：今岁恭逢圣母皇太后六旬万寿。在京王大臣等奏请举行庆贺盛典，于万寿山至京一路，分段豫备，公祝圣寿。已经允其所请。其各省督抚似此奏请者，自应一体准行。但伊等于奏准之后，祇应先期遣人进京，照在京王大臣所办。及分派地方，各按段落豫备经坛戏台之类，以展臣子祝嘏之诚。而玉辂经过，亦可仰承圣母观心”⁴。

上述种种，都表明乾隆是刻意将南巡安排在万寿庆典的同一年举行。既然是刻意安排，那么，这两大嘉礼自始至终就是彼此呼应，相互辉映的。这一发现，对回答本文的主题——何谓“骈庆”，直接有助。

〈1〉 《清高宗实录》乾隆十四年十月。

〈2〉 《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五年十二月。

〈3〉 《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二二。

〈4〉 《清高宗实录》乾隆十六年三月。

五 结 语

南巡与皇太后万寿的关系如此密切，年末正式举行皇太后万寿大典时，应如何在庆典中表达对南巡礼成的庆贺呢？从《万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采取了两个手法：

一是通过《万寿图》中从长河开始直达慈宁宫外的皇帝卤簿来表现。前文已述，《万寿图》所绘规模庞大，阵容豪华的皇帝卤簿，从乐队的组合与旗幡等的陈设看，属于第一等级祭天地时所陈之大驾卤簿，但却缺少大驾卤簿必备的玉辂、金辂、象辂、木辂、革辂以及宝象、导象。年初南巡时，所陈卤簿为“大驾”^①。按照典制，皇帝出京南巡，应陈“巡省四方”时使用的第四等骑驾卤簿；不过，或是为了强调此为首次南巡，亦或是为了表达威仪，南巡被安排在赴天坛祈谷后直接出发，陈列一等大驾卤簿就完全合乎礼制。而在庆万寿礼时，再陈南巡时所用全套大驾卤簿则有碍于制度；变通一下，省去宝象等，改为“简版”大驾卤簿，明显是对南巡礼的呼应。

二是通过为《万寿图》的题名来表达。当我们梳理了辛未年所行的这两大嘉礼——春天的南巡礼与冬日的万寿礼——关系后，“何谓‘骈庆’”的答案也就显现出来。乾隆为第三卷题名为《通衢骈庆》，其用意十分明显，“骈庆”，即南巡礼与万寿礼之双庆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乾隆刻意将南巡与万寿二庆典联系在一起，一是对他一贯标榜的“以孝治天下”的彰显，二是期望能与康熙相媲美。就在此次迴銮驻蹕金山时，他特别写了一篇《皇太后驾临金山记》的长文，把自己欲与皇祖相比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此文，也是仿皇祖当年奉皇太后南巡至此所写《恭侍皇太后驾临金山记》而写。他先说此次南巡已奉皇太后三次登临此山，又说山上屹立着康熙三十六年奉宁寿皇太后驻蹕时所写御制文之碑：“瞻诵之余，穆然见当日卜喜之情，慈爱之意，与夫士民庆豫之忱，仿佛长在江声山色间！……金山一行宫而绕属车环宫扇者，数十年以前于皇祖见之，数十年以后又于朕奉圣母皇太后见之。岂非重熙累洽，纯佑命于日引月！长有以得此欤。”^②既然皇祖奉母南巡所获得的“士民庆豫之忱”，长留江声山色之间，那么，辛未年春天与冬日的“骈庆”盛典，就更会与日月同辉，与江河长在！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责任编辑：宋仁桃)

① 见完成于乾隆四十一年徐扬所绘《南巡图》。

② 《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五。